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　葛洪　撰

審舉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騄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

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闚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賛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軺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自槐棘降逮皁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搆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

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耻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
父兄貴顯望名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
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
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
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
棼絲引用駑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
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

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

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

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猶復不

能免詩人譏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覓罝之賢況

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價瑣碎之輕

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

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飛則鸞鳳幽集豺狼當路

則騏驎避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閹茸為伍清節㚈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檮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士之所在

懐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貢遐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髙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

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苴者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
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
上為下傚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
正吏部並為魁儈各債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
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
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違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
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

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懐正居貞者殞斃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令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䟽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賸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
丰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
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
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
保性履之始終識未易也但共遣其私竭其聰明不為
利慾動不為囑托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
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
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

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絶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令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

濁贓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令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

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髙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内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

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寛含垢之政可以莅敦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

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一
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
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
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
暫隅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
偏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
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年
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

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令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

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衒髯蛇於華夷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

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之其文闕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囑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已之不

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耻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人仕令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憒憒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

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必揚雲攸識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或不遺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

雖能令壞蟲雲飛斤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踳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謟佞畢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求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縶之遇赦其不可也則[illegible]之逮已也而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

不同一何遠耶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偏徇高友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為濫吝疏拙以奴顔婢膝者為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沉遁逐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藍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艶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

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禮菽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逕庭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

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
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
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摇之力也芳蘭之芬烈
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
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了然隻跱失
其名輩結儔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
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

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子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託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破笮也彼尚不能自止其

顛蹷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戚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令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

欲其久合安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别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茍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

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
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鷦鷯之巢未
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
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
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
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强乎余所禀訥騃加之以天挺篤
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
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

不躭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加勉之以禮問諫之以馳競止其㩦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恱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

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
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
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
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
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
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
免誅戮而五霸立子元所以立亭長而驅朱軒者友之

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孑色不能成袞龍之瑋

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

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

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㮚括修則枉刺之疾

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

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

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鈎魚鈎之業泰則協經

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

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然虛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惆歎或睚五懈切眥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綦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交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絶猶無惡言豈肯向

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

接援化成讐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謙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飾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獲非分之位於貴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絶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剌王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誎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絶矣

備闕第十七

抱朴子曰騕褭於交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絶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蹈雲霧以凌虚鴻鶴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

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道九者不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摽也而不能役舟楫以淩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産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孶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骾也而不能容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櫝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則棟梁不

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劒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魚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慣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槐

擢才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譽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石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墻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訕

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刼劓之垢巢許復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擬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矜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遏況乃潛於皐藪乎孫臏思勝其秘畧而司馬刖之韓非頗建其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

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

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維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緑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以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杗木廢於勿用赤

刀之鏞不得經歐冶之鑑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軔如震切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

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勲彥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梲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鵾鴻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氷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

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頹歎駒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鉞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畜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聾俗之地鬻章甫於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鈂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内吐琳瑯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喦匱之中終無文易之富孰賞埋翳之珍

哉夫龍驥維縶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鞱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途釋戶庭之獨潔覽二眾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冉蒓以改素競鶩颷於清晨不盤旋以栢夜收名器於崇高饗鍾鼎之慶祚暮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茫渺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經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

未若挺治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鶯隘者執束於滓汁達妙者逍遥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乃噎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鯆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强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

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雷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以修鳴騏騄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毁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簀苦恠切寵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屩而紆青傳説

釋策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畜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途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罝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

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鷃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靡欲者無悶之至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售多失肹干上聲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第二十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者為

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輷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閒掐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見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干仞無

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揷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雖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竊華名者螻蛄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佻出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使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辯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

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説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馬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篤蹇矯

首於瑁多么切　羣駭驥委牧乎林坰彼已尸禄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絶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擧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耿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

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隠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覩前代專權之徒大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皆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刖劓之猶未慊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

無慾而然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嶷然特立才遠
量逸懷霜履氷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己衡門淵渟嶽
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以勵高尚
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
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力尚也也安肯
竄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
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
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

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慼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

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遯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鞉徒刀切䩞奴移切恣㗊嗸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不羞醽醁專濯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

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
夫然捐玄黎於涔濘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形
蘆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璦瑶俟荆和
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
預而駿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
弓不鑿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
能攄符彩之耀曄頫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
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

木列鏕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彍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彛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絶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侯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

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
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
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
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錯然而
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
也區别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
日月聰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
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

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鯨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鬬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騄騏之足雖未飛走其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駮子有吞牛之容鵷鷇有凌

鷙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杈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報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絶迹於五湖者以勾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鋭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黄則親

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龐德公覿耕
者則扳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
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
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
考操業於閭閻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檢不其易乎抱
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
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常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
是以有云以謍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

尫瘁者不必愚吃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蝱虱之音也唐吕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寛尅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况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凖的恒不得為工叔

向之毋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内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太所論皆為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絶音之器於烟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

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覿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末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覿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尺丈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哲哉

行品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黄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

遯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二過以謟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氷霜之粹素

不累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
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
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
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
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
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
失不傾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已
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軌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貳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强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

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譖而晏如不慴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競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難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聞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

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茍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茍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茍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詳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

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覿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建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

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旣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冐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惟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旣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覲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樴人也杖淺斷短而多謬闇趍舍之臧否者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趦趄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悪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趍利

者叛人也當交顔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毁者偽人也習
强梁而専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
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顔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
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信心蔽神否
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
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
命辱動静無宜出處莫可盖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
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若進止質澁然而含英

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
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
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
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
變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
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虔而神疏心慢中
懷散放受任不憂當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

命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勁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小勇踢蹐拘檢犯而不校掘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强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温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氷霜而踈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果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

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過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廣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是而實非若然而不然

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别如鶬鶊之與鴻鵠狐兎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𤍠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碔趺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鶗鴂之似鳳凰凝氷之類水精

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説呂尚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贄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譏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絶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絶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陵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間矣誠經國之永法至並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棄

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彌令猥恣之唯貴裨娉倍貧者所憚也豈於財者則遽其傾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如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僦子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

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讐速禍莫此之甚矣畧人畫法慮闕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忩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位豪右權臣之從目玩治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娶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

之豈惜傾竭屋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五解魚許二切）眦（在解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哀逐盛躡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寡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方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揭榜官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使[illegible]以人合女之父兄若伯叔若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悔變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茝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

性也過乎腐鬱之乘奔故能内保永年外免纍累也蓋饑寒難堪者也而清潔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尠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絶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

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音沔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殼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蹮蹮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値蹷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遷轉而波擾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譓甲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蠯䏌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䦨茸之性露而傲佷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坑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蟻封或登危蹋頹雖墜𨻰而不覺以吕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醯醬為命切醯酒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剝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掊寶玩於淵流遷慼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

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濺血之讐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不加重矣責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殺人所諱則壯者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

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霤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筐注於所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腑臟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

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嚾荒旦切天隓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
恭敬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狄儀既疏大禹以興糟丘
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啣盃景升荒壞以三
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殘柱以無日不醉
信陵之凶短褒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
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
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

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饑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蒲行切）撃也（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醸油囊懐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及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殽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作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

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圉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内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道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

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之毒物
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沉於亡國之淫聲沈
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
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
酒禍禍其安出是猶知濁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
作唯患飛埃之瞇目而不覺飄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
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
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

日之饑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骰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于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損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産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

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克吉凶覩碑栢而
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
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
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圉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
醉亦於終果竊酺恍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恩威
得所長筭縱横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
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
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愼之邪

疾謬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騃（五駭切　癡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飈（甫遥切）風嘲戲之談或及祖考或

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其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黨勢辨給者借鍒以刺瞂（鍒耳由切 瞂扶發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期

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讐絕交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居謁切 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居御切）容

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鬬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謟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

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飈所以燔百尋之室蠧蝎所以仆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踽踏恂恂之如彼令人何其憒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

餘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耻也安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音而咽鉤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險詖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之人諸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趨勝之門不去客黃祖之棓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

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入也窘逼之地
䟔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
呼悲哉此與古之畢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
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腼然之不肖
哉夫盛揚清則雖深自抱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
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内失人心所
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
入㰚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祖之庭莫不畢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罔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傚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實此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為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

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志通步高清論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禦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雎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一物

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園犖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敫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不言有杜門之辱而令俗婦夫休其蠶織之業廢其女紅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

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側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軼倫强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

節操者為濫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隅離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

然落拓之子無骨骾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憒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而乃笑亂男子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暱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帚篲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

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雖多得如斯之事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嘆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未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醉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血流踒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人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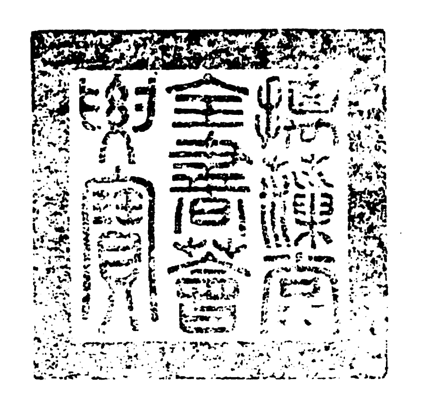
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為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於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循循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

閭閻修業攻過弼為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橫撥淼摺無復廉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歡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伸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

舍朴騃以蚩鎮抗指者為剿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笞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昌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賾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

今因革之異同則怳悸自失喑嗚俛仰懞懞焉莫莫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己强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葢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經易之謬然後還而返老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訶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革面而旋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